

OLYMPIO OU LA VIE DE VICTOR HUGO

PREMIERE PARTIE

MAGIQUES FONTAINES

...audacieuses pensées !
...chuchotant à l'oreille de l'adolescent...
...l'adolescent...
I

UN JUNGLOU EN ETANTON A LA FOIS...

VERS 1790 vivait à Nancy, un maître menuisier, Joseph Hugo, qui possédait du village des bois flottés sur la Meurthe et possédait, entre son fonds, quelques petits domaines dans la ville. C'était un homme fier et de caractère, un cultivateur de Bauvécourt, « cousin des prairies lorraines » naquirent Jeanne Marc et Claude Gelée ». Il avait, dans sa jeunesse, été nette de chevaux-légers, c'est-à-dire adjudant. Puis, après avoir abandonné la charrue pour le sabre, il avait quitté le sabre pour le rabot. Le nom de la famille, d'origine antique, était commun en Lorraine. Au XVI^e siècle, Georges Hugo avait été capitaine des gardes et anobli ; son fils Hugo, abbé d'Estival puis évêque de Ptolémée.

〔法〕安德烈·莫洛亚著

雨果传

下

雨 果 传

下

〔法〕安德烈·莫洛亚 著

程曾厚 程干泽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André Maurois
OLYMPIO
ou
LA VIE DE VICTOR HUGO

Librairie Hachette, 1954

雨果传(下)
Yuguo Z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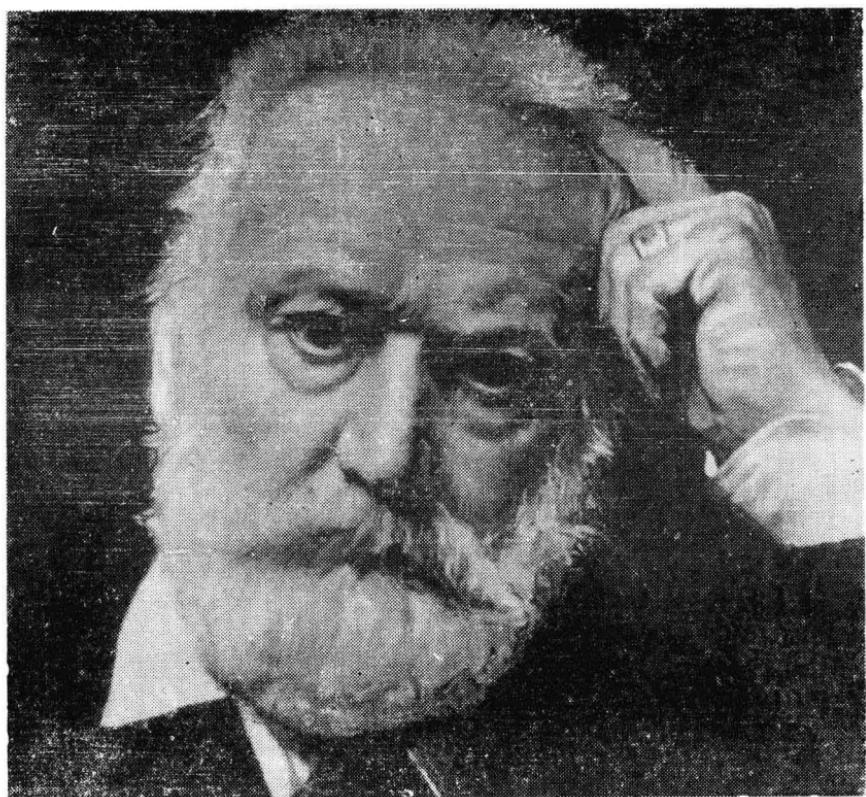
字数270,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2 $\frac{3}{8}$ 插页8
1989年5月北京第1版 1989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840

ISBN 7-02-000702-3/I·703 定价 5.10 元

Existait-il un lien de parenté entre le menuisier et l'évêque? Nul ne le savait, mais les enfants du menuisier aimaien à le croire et racontaient que Françoise Hugo, comtesse de Graffigny, écrivait à leur père : « Mon cousin. » Joseph Hugo eut d'une première épouse, Dieudonnée Béchet, sept filles et, d'une seconde, Jeanne-Marguerite Michaud, cinq fils qui, tous, s'engagèrent dans les armées de la Révolution. Deux de ces garçons furent tués à Wissembourg; les trois autres devinrent officiers. L'avancement devenait, depuis la chute de la monarchie, la nouvelle forme des transferts de classe, et cette famille semblait, par instinct, militaire.

Le troisième fils, Joseph-Léopold-Sigisbert Hugo, était né à Nancy, le 15 novembre 1773. Des cheveux abondants, plantés trop bas sur le front, des yeux à fleur de tête, un nez camus, des lèvres fortes et sensuelles, un teint rubicond lui auraient fait un visage vulgaire si un air de bonté, un éclair d'esprit dans les yeux et un sourire très doux ne l avaient rendu séduisant. Il avait commencé, chez les chanoines réguliers de Nancy, des études tôt interrompues puisqu'il s'était engagé à quinze ans. Il savait du latin, des mathématiques, et il écrivait assez bien, dans le style de son siècle, non seulement des rapports militaires, mais des madrigaux, des chansons, des lettres à la Rousseau, et, plus tard, des romans bizarre, noirs comme de l'encre et semés de catastrophes. Cet homme gai, à la conversation agréable, était sujet à des humeurs sombres et se croyait alors persécuté par des ennemis. En 1792, jeune capitaine à l'Armée du Rhin, il avait connu le chef de bataillon Kléber, le lieutenant Desaix et le général Alexandre de Beauharnais, premier mari de Joséphine. Ses hommes l'aimaient et le trouvaient bon enfant, capable de terribles colères, mais aussi d'attendrissements ; au fond, malgré son corps vigoureux, un faible, sauf dans l'action, où il brillait.

Brave soldat, plusieurs fois blessé, deux chevaux tués sous lui, il fut envoyé en 1793 combattre l'insurrection vendéenne et nommé adjudant-major de son meilleur ami, le commandant Muscar. Hugo avait alors vingt ans, Muscar trente-quatre. Ce soldat de métier, d'origine basque, sortait du rang. En 1791, après dix-sept ans au service du roi, il n'avait encore atteint que le grade de sergent-major. La



雨果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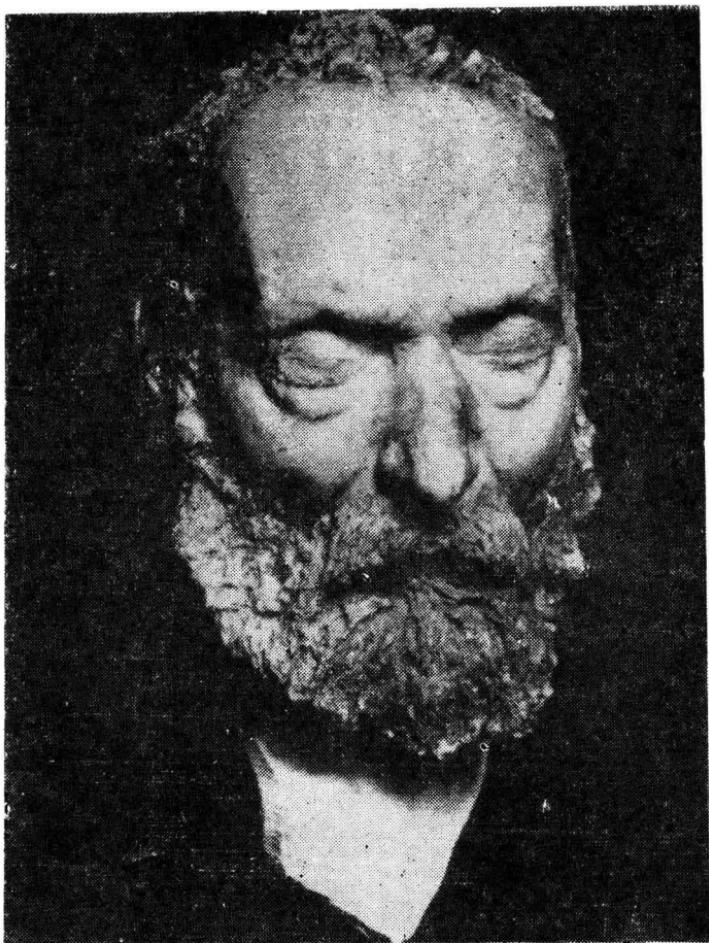
博纳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雨果胸像

罗丹作(1883年)



雨果逝世后的头像

朱尔·达卢作



雨果的灵柩停放在凯旋门下理发师
弗洛内用头发作成的画

第六部

雄 心 遂 愿

后来，当她见到他正变成一个花花公子，有一天便伤心地对他说：“邦雅曼，您只顾梳妆打扮，您不再爱我了。”

圣伯夫：《德·夏里耶尔夫人》

《光影集》

对年轻人来说，写写情诗是很自然的事；而接近壮年的诗人所期待于自己的，却是别的东西。一八三六年到一八四〇年间，维克多·雨果为在社会生活中无足轻重而焦急不安。唱唱树林、太阳和朱丽叶，固然不坏，但这无法充实一个想成为“精神领导”的人的整个生命。

可怜！正当是仇恨和丑闻，
使不安的人民忧心如焚，
谁想穿起便鞋，一走了之。
思想家如果是放弃责任，
独自走出了城市的大门，
便成为无用的歌手，可耻！……①

这个时期的诗集，有《心声集》（一八三七年）和《光影集》（一八四〇年）。这些作品对事物的深刻本质提出了更多的质疑。诗人屹立于高山之巅和天涯海角，俯临一片深渊，和上帝对起话来：

主呵，你在干什么？你何必工作操劳？
何必要江水滔滔？何必要雷电风暴？……

① 维克多·雨果：《诗人的职责》（《光影集》）。——原注

何必要推着这个大得荒唐的地球，
还有一座座城市，还有一处处山丘，
以及周围飘浮的大海绕着轴转动？
主呵，你何必要把这地球反复摆弄？
让阴影把它熄灭，让白昼把它点亮，
时而向沉沉黑夜，时而向黎明太阳……①

没有回答。Pensar, dudar^② —— 思考即怀疑。在大自然的壮丽景色后面，诗人猜测有个上帝存在，世界便是他的脸容。但这位上帝无形也无声，从来不露面；而当命运将人攫住，向他抛出这个问题：“您相信什么，灵魂？”这时

站在称为世界的这斯芬克斯面前，
可怕而又深沉的犹豫会突然出现，
把我们迷恋而更恐惧的思想抓住，
吓得它不能说是，吓得它不敢说不！……

我们这才意识到，我们是缺少信仰，
信仰，是一把火炬，能使人心明眼亮，
是书上最后一页写下的词汇：希望，
是艘救生的小艇，船员能免于死亡！……③

行为本身并不要求形而上学的信念。“本世纪伟大强盛，有崇高本能引路。”④ 雨果很想跻身于当时正在塑造各民族形象的

① 维克多·雨果：《世界与世纪》（《光影集》）。——原注

② Pensar, dudar, 拉丁文，雨果《心声集》第二十八首诗的篇名《思即疑》，

③ 维克多·雨果：《思即疑》（《心声集》）。——原注

④ 雨果《心声集》首篇的首句。

那些人物之列。他的楷模夏多勃里昂，是法兰西贵族院议员、驻外大使、外交大臣。这便是他希望能在今后走上的康庄大道。只是一位作家要取得贵族院议员称号，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得是法兰西学院院士。虽说在《克伦威尔》和《艾那尼》时期，雨果和朋友们粗暴地对待过这个团体，但他对文学界了解得太清楚了，不会想到学院会因他们的攻击而仍然记恨天才。如果说他们不喜欢，难道他们会恨得这么厉害吗？从一八三四年开始，雨果给自己的雄心定下了目标，首先便是孔迪堤岸街^①，并使出全身解数进行冲击。“雨果想进法兰西学院呢，”圣伯夫酸溜溜地评论道，“他为此而忙忙碌碌。他会一本正经和您谈起这件事，会接连几个钟头讲个没完没了。他会心不在焉地领着您从圣安东尼林荫大道走回到马德莱娜教堂，一边和您谈这件事。雨果一旦有了什么念头，就会把精力全扑进去，心无二致。于是，人们听到他思想上的骑兵大队、炮队和辎重部队，再加上隐喻，从远方滚滚而来。”^②

他的情妇朱丽叶，还有女儿蒂蒂娜，是讨厌绿色的院士服的。她们从小在对这种绣花衣服的厌恶中长大，并且在思想上一直怀有这种看法。朱丽叶害怕竞选和由此而带来的社交活动会使她无法和情人守在一起。但当她获允陪伴这位伟人进行拜访，并且在他拉门铃时蜷缩在马车中等他，她又觉得这倒是“一路上从他身上捡拾一点一滴残羹剩饭”的大好机会。她有嫉妒心，又说道：“这样的话，我会把您在院士们的妻子和女儿身边待的时间算好的。”^③后来，她喜欢上这么陪来陪去了：“今天的天

① 孔迪堤岸街，法兰西学院所在地。

② 圣伯夫：《我的烦恼》。——原注

③ 参见路易·巴尔都：《一位诗人的爱情生活》。——原注

气用来找‘不朽的院士们’再好不过，要是白白放过那该多可惜呵！”

一八三六年二月，当选举的一天来到时（为了补莱内子爵的空缺），她满心快乐地预言雨果会落选。“大概三小时以后，您当不上院士的，我亲爱的好多多，而您可为此感到庆幸。我呢，我可不在乎穿上院士服在政治上的好处。我的心愿与蒂蒂娜小姐相同。我不用加一点点香料就能把您‘保存’起来，对此，我预先感到高兴……”^① 果然，当选者是昙花一现的滑稽喜剧作家梅西耶·杜帕蒂。雨果辛酸地说：“我本以为人们是从艺术桥去法兰西学院的；我错了，看来人们是从新桥去那儿的呵。”^② 不过杜帕蒂为人高尚，他在王家广场投下的名片上写有这首四行诗：

我先你一步登上了祭台。
是我的年龄敢如此奢求。
你有时间可以耐心等待，
因为你早已经成为“不朽”。

一八三六年，又进行了一些新的拜访。泰奥多尔·帕维在写给他兄弟维克多·帕维的一封信中，依然作了悲观的预测：“拉马丁膝部受伤，大概不会回来。基佐^③，他推荐雨果，与梯也尔^④的候选人米涅^⑤相颉颃，但他还未得到接纳，因此无法投

① 参见保尔·苏雄：《维克多·雨果的两位妻子》。——原注

② 参见大仲马：《回忆录》第4卷。——原注

又：新桥，巴黎民间的热闹场所。此句喻法兰西学院院士趣味不高。

③ 基佐（1787—1874），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④ 梯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⑤ 米涅（1796—1884），法国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票。吉罗正在利穆酿他的白葡萄酒，只剩下夏多勃里昂和苏梅是坚定可靠的了，因为诺迪耶已经转向古典派，倒戈了，消沉了……”^① 事实上，学院的两位天才拉马丁和夏多勃里昂是投了雨果的赞成票。但米涅胜利了。“要是选票按分量算，”德尔菲娜·盖伊说道，“雨果就会选上了；可惜选票是计数的。”这位青年时代的女友，在嫁给了一位恬不知耻、蛮横无礼、而又风度翩翩的新闻记者埃米尔·德·吉拉尔丹之后，正变得很有影响力。她在醉心浪漫主义之后，又径直走向反浪漫主义一边，追随斯泰洛^②之后，又倾向拉斯蒂涅^③。德尔菲娜崇拜她丈夫，此人刚刚创办了一份《新闻报》。她本人在报上写了些精彩文章，署名“洛内子爵”。吉拉尔丹曾经要求雨果为创刊号写一篇纲领性文章。雨果在文章中提出了一套既保守、又忠于一七八九年各项原则的政治原则^④。所以他是该报的撰稿者，而其女友德尔菲娜则在报上揭露“本周重大丑闻”，痛斥那些院士：“先生们，法兰西要求你们为她所景仰的事物增光，为在国外成为法兰西光荣的天才嘉奖……”^⑤。她讲得对；可是机关团体都是些十足的蠢货，头脑相当简单，他们的反应迟钝之极。

这位败北、然而并未垂头丧气的候选人重又开始了日常的生活。他对几个孩子感情越来越深。蒂蒂娜妩媚动人，知情达理，头脑敏锐，处事审慎，一直是雨果的掌上明珠，还渐渐成了他

① 参见爱德蒙·比雷：《一八三〇年后的维克多·雨果》，第1卷。——原注

② 斯泰洛，维尼写于一八三二年的一部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③ 拉斯蒂涅，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高老头》等小说的人物。

④ 彼埃尔·奥迪亚：《维克多·雨果曾这样生活》。——原注

⑤ 一八三七年一月七日的《新闻报》。——原注

的知音。莱奥波特蒂娜生活在不和谐的家庭环境中，使她十分早熟，是个很严肃的女孩子。她母亲很有才气，为她画了几幅非常出色的铅笔肖像画。由于作品再版和重印，雨果一家的经济状况蒸蒸日上。他们每年都要提出一大笔钱买公债。但维克多依然非要他妻子严格记帐不可。他交给她一本本簿子，用尺画好一个个栏目：“伙食”、“阿黛尔用项”、“孩子用项”、“教育”、“服饰用品”、“杂项”、“仆人工薪”、“车马费”、“借出”，等等。一切都要有帐可查，哪怕是十二生丁的公共马车费，以及在圣安东尼街三十一号理发师兼卖化妆品的埃姆里先生处花去的两法郎理发费，都入了帐。人们可以从帐中看到，维克多·雨果夫人在一八三九这一年共理发十八次。时间并未把她造就成一位更出色的家庭主妇，王家广场的这幢住宅尽管豪华，治理并不大方。维克多·雨果是“在一间窄小的冰窖里”写作的。他的床垫里满是钉头，衬衣纽扣都掉光了，他的衣服也无人缝缀。至少，有偏见的见证人朱丽叶·德鲁埃是这么看的。

阿黛尔还在与圣伯夫通信，不过写得不勤。他认为，这“爱情”在她方面已只不过是对往昔的一种沉思，他没有看错。“她觉得自己在衰老，她的健康使她忧虑。谁知道这个善良的女基督教徒是否会尽到本分，断绝有罪的交往呢？这种有罪的交往再说成是无法抗拒的冲动，已经没有借口了。”^① 失败激怒了圣伯夫，于是他在本子上写满了对维克多·雨果的冷酷评论：“雨果作为戏剧家，是冒充莎士比亚的卡利班^② ……当雨果责备我

① 安德烈·比利：《圣伯夫的生平及时代》，第1卷。——原注

② 圣伯夫：《我的烦恼》。——原注

又：卡利班，莎士比亚童话剧《暴风雨》中的人物，一个畸形侏儒。

只写小题目时，他是否指我不再写他了呢？……雨果，就是打扮华丽的诡辩。”他甚至对阿黛尔的评论也是如此：“人在青春年少时，完全会对自己所爱的美人不求其有思想，很会对自己敬仰的天才不求作出评价（在雨果他们身上，他和她的身上，我感受到了这点）……”^①如此清醒的头脑是把锋利的刀片，即使对使用刀片的人也是危险的，因此圣伯夫感到痛苦。

一八三六年的整个夏天，从五月到十月，维克多·雨果夫人和孩子们不再是在石居城堡度过的，而是在富克（位于马尔利森林），与日见衰老的富谢先生一起。丰塔内于八月间来这里过了一天，觉得畅快极了：“晚饭是好久以来最愉快的了。维克多没穿外套，随随便便，只裹着一件她妻子的晨衣，兴高采烈……牛排堆积如山。本堂神甫来访。富谢先生及其毛毛虫……”^②对孩子们来说，父亲的到来成了个节日。在他离开孩子与朱丽叶去旅行时，蒂蒂娜写信给他说：“我很同情你，我可怜的好爸爸，要徒步走这么多的路，而犒劳你的辛劳的，又只有糟糕透顶的晚餐。不过我并不生气，因为我但愿这会施（原文如此）你马上就会回到你小小的富克来。在这里，你见到的只有全心全意挨（原文如此）着你的人……”^③当他回到王家广场时，妻子也赶到家里，但孩子们还留在富克。莱奥波特蒂娜致阿黛尔、雨果：“我们八点钟左右起身。我们去望弥撒，吃午饭。我学习弹钢琴，黛黛玩儿……本堂神甫先生每天都来给我布置作业，用晚饭，消磨晚上这段时间……问一下好父亲，他可否送我一本抒情歌谣，题目

① 斯伯尔贝什·德·洛旺儒尔收藏馆藏品。——原注

② 安托万·丰塔内：《日记》。——原注

③ 维克多·雨果故居。《维克多·雨果的壮年时期》展品目录，第342号。
——原注